事實類苑/卷06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事實類苑

◀上一卷

卷六　君臣知遇（一）

下一卷▶

◆君臣知遇（一）

文太師

元豐七年春，文太師告老，奏乞赴闕親辭天陛，庶盡臣子之誠。既見神宗，即日對御錫宴，顧問溫密，上酌御巵親勸。數日，將朝辭，上遣中使以手札諭公，留過清明，敕有司為公備二舟，泝汴還洛。清明日，錫宴玉津園，公作詩示同席。將行，特命三省已上赴瓊林苑宴餞，復賜御詩送行。公留京師一月，凡對上者五，錫宴者三，賜詩者再，顧問不名，稱曰太師，寵數優異，近世無比。見澠水燕談。

王冀公

王冀公罷參政，真宗朝夕欲見，擇便殿清近，惟資政為優，因以公為本殿大學士。公奏曰：“臣雖出於寒賤，不能獨宿，欲乞除一臣僚兼之。”遂以陳文僖彭年並直。一夕，公攜一巨榼入宿，方與陳寒夜閑飲，遽中人持鑰開宮扉，獨召公，恕恕而入，謂陳曰：“請同院不須相候，獨酌數盃，先寢。”至行在，真宗與公對飲，飲罷，持禁燭送歸，繁若列星。陳危坐伺之，已四鼓，笑曰：“同院尚未寢乎？”陳曰：“恭候司長，豈敢

先寢？”公喜笑，倒載解襪褫帶，幾不能支，坦腹自矜曰：“某江南一寒生，遭際真主，適主上以巨觥敵飲，僅至無筭，抵掌語笑如僚友之無間。”已而遂寢，殆曉，盥櫛罷，與陳相揖。覺夜歸數談，頗踈漏，自言：“夜來沉湎，殊不記歸時之早晚，無乃失容於君子乎？”陳曰：“無之。”但殷勤愧謝，既辨色，將赴班，同趍出殿門，執其手以語文禧曰：“夜來數事，止是同院一人聞之。”文僖歸，謂子弟曰：“大臣慎密，體當如此。”見湘山野錄。

杜祁公

皇祐中，明堂大享，時世室亞獻無官僚，惟杜祁公衍以太子太師致仕南京。仁宗詔公歸以侍祠，公已老，手染一疏以求免，但直致數句，更無牋章鋪敘之飾，止以奇牋妙墨，臨帖行書，親寫陳奏：“臣衍，向者甫及年期，上還印紱，天慈極深，曲徇私欲。今犬馬之齒七十有三，外雖支持，中寔衰弊。且明堂大享，千載難逢，臣子豈不以捧璋侍祭為榮遇？臣但恐顛倒失容，取戾非淺。伏望陛下察臣非矯，免預大禮，無任懇切之至。臣某謹奏竊聞。”仁宗置玉机，常取玩閱。以上出湘山野錄。

李文靖公

李文靖公沆初知制誥，太宗知其貧，多負人息錢，曰：“沆為一制誥，俸入幾何，家食不給，豈暇償息耶？”特賜錢一百三十萬令償之。後為學士，因宴，上目送愛之，曰：“沆風度端粹，真佳士也。”後登右揆，居輔弼，當太平無一事，凡封章建議，務更張喜激昂輩，搖鼓捭闔，悉屏之。謂所親曰：“無以報國，聊用此以安黎庶爾。”景德二年薨，上臨哭之慟，大呼曰：“天乎！忠良純臣，合享遐壽！”玉壺清話。

李漢超

太祖時，以李漢超為關南巡檢使，捍北虜，與兵三千而已。然其齊州賦稅最多，乃以為齊州防禦使，悉與一州之賦，俾之養士。而漢超武人，所為多不法，久之，關南百姓詣闕訟漢超貸民錢不還，及掠其女以為妾。太祖召百姓入見便殿，賜以酒食，慰勞之，徐問曰：“自漢超在關南，契丹入寇者幾？”百姓曰：“無也。”太祖曰：“往時契丹入寇，邊將不能禦，河北之民，歲遭劫虜，汝於此時，能保其貲財婦女乎？今漢超所取，孰與契丹之多？”又問訟女者曰：“汝家幾女？所嫁何人？”百姓具以對，太祖曰：“然則所嫁，皆村夫也。若漢超者，吾之貴臣也，以愛汝女，則取之，得之必不使失所，

與其嫁村夫，孰若處漢超富貴？”於是百姓皆感悅而去。太祖使人語漢超曰：“汝須錢，何不告我，而取於民乎？”乃賜以銀數百兩，曰：“汝自還之，使其感汝也。”漢超感泣，誓以死報。見廬陵居士集。

蘇內翰

蘇內翰易簡在禁林八年，寵待之深，夐出彝等。李相沆入玉堂後於公，一旦先除參政，以公為承旨，賚賜與參政等，蘇不甚悅。上謂公曰：“朕欲正舊典，先合用卿，即正台宰，然庶欲令卿延壽厚基，稔欲問望，乃先用沆，卿宜無慊。”蓋知其齡促也。公以母老，急於進用，因乾明聖節，進內道場醮步虛十首，中有“玉堂臣老非仙骨，猶在丹臺望泰階。”上悉其意，俾參大政，未幾遂卒，年三十九。嗟悼為之洒涕，賜挽詞，斷句云：“時向玉堂尋舊迹，八花塼上日空長。”見玉壺清話。

二

蘇翰林易簡一日直禁林，得江南徐邈所造欹器，遂以水試於玉堂。小璫傳宣於公，見之不識其名，因密奏。既晚，太宗召對，問曰：“卿所玩者得非欹器乎？”公奏曰：“然。”亟取進之於便坐，上親試之，其於水或增損一絲許，器則隨欹，合其中，則凝然不搖。上嘆曰：“真聖人切誡之器也。”公奏曰：“願陛下執大寶神器，持盈守成，皆如此器，則王者之業，可以與天地同久。”上徐笑謂公曰：“若腹之容酒，得此器以節，安有沉湎之過耶？”蓋公嗜飲過中，故託此規之。易簡泣謝慚佩，上親撰欹器銘及草書誡酒詩以賜焉。

三

蘇易簡為學士，最被恩遇。初與賈黃中、李沆同時上擢，黃中、沆參知政事，以易簡為中書舍人，充承旨，並賜白金三千兩，諭旨曰：“朕之待卿，非必執政而為重矣。”上作五七言詩各一首賜之，為真草行三體，刻於石。又飛白書“玉堂之署”四字以賜本院，今龕於堂南門之上。易簡以御三體書石本，分遺秘書監李至及從祖脩撰江陵公洎梁周翰，知制誥柴成務、呂祐之、錢若水、王旦，直秘閣潘慎脩，翰林侍書王著，侍讀呂文仲等凡十五人。及召至等宴于翰林，以觀神筆之迹，上遣內司供擬坐客，各賦詩。宰相李昉等亦以詩貽易簡，易簡悉以奏御。上謂昉等曰：“易簡以卿等詩來上，有以見儒墨之盛，而學士之光也，可別錄一本進入。”以其本賜易簡。楊文公談苑。

陳執中

世傳陳執中作相，有壻求差遣，執中曰：“官職是國家底，非臥房籠篋中物，壻安得有之？”竟不與。故仁宗朝，諫官累言執中不學無術，非宰相器，而仁宗注意愈堅。其後，諫官面論其非，曰：“陛下所以眷執中不替者，得非以執中嘗於先朝乞立陛下為太子耶？且先帝止二子，而周王已薨，立嗣非陛下而誰？執中何足眷？”仁宗曰：“非為是，但執中不欺朕耳。”然則人臣事主，宜以不欺為先也。

劉昌言

劉昌言，泉州人，先仕陳洪進為幕客，歸朝，願不授官。舉進士，三上始中第，後判審官院，未百日，為樞密副使。時有言太驟者，太宗不聽，言者不已，乃謂昌言閩人，語頗獠，恐奏對間陛下難會，太宗怒曰：“我自會得。”其篤眷如此。並見青箱雜記。

郭進

太祖時，郭進為西山巡檢，有告其陰通河東劉繼元，將有異志者。太祖怒以誣害忠臣，命縛其人予進，使自處置。進得而不殺，謂曰：“爾能為我取一城一寨，不止贖爾死，當請賞爾一官。”歲餘，其人誘其一城來降，進具其事，送之于朝，請賞以官。太祖曰：“爾誣害我忠良，此纔可贖死爾，賞不可得也。”命以其人還進，進復請曰：“使臣失信，則不能用人矣。”太祖於是賞以一官，君臣之間，蓋如此。見廬陵居士集。

二

郭進少以壯勇，依漢祖於太原，開國，歷刺史、團練使。國初，遷洛水防禦使，為西山巡檢，以扞太原。進御軍嚴而好殺，部下整肅，每帥師入晉境，無不克捷，太祖因遣戍西山，必語之曰：“汝輩當謹奉法，我猶赦汝，郭進殺汝矣。”嘗擇御龍官三十人隸麾下押陣，適與晉人戰，多退卻，進斬十餘人。奏至，上方御便殿閱武，厲聲曰：“御龍官千百人中始選擇得一二，而郭進小違節度，遽殺之，試如此龍種健兒，亦不足供矣。”潛遣中使諭進曰：“恃其宿衛親近，驕倨不禀令，戮之甚得宜矣。”進感泣，由是一軍精勇無敵。上為治第，令廳堂悉用■〈甬瓦〉瓦，有司言，親王公主始得用此，上曰：“進事國盡忠，我待之豈不比吾子，有何不可哉？”太宗征太原，北戎自石嶺關入援，

進大破之，獻俘行在，暴於城下，并人喪氣，遂約降。進功高負氣，監軍田欽祚所為不法，進屢以語侵之，欽祚心銜，因誣以佗事，進不能甘，自縊死。太宗微知之，黜欽祚，終其身不復用。已上楊文公談苑。

梁丞相

梁丞相適始任詳刑，一旦隨判院盧南金上殿，進劄子，奏案中偶有臣僚名次公者。仁宗忽問曰：“ 因何名次公？ ”判院以明法登仕，不能即對，時梁代對曰：“ 臣聞漢黃霸字次公，必以霸之字而名也。 ”上遂問曰：“ 卿是何人？ ”對曰：“ 臣秘書丞審刑詳議官梁適。 ”又問：“ 卿是那箇梁家？ ”適對曰：“ 先臣祖顥，先臣父固，俱中甲科，獨臣不肖，於張唐卿牓行間及第。 ”上曰：“ 怪卿面貌酷肖梁固。 ”又他日，上殿對罷，適抱笏俯躬奏曰：“ 向蒙陛下金口親諭，臣面貌類先臣，伏念先臣祖父頃事太宗真宗，皆祥符之前，不知陛下以何知之？ ”上曰：“ 天章閣有名臣頭子，朕觀之甚熟。 ”適因下殿謝，音儀堂堂，上頗愛之，有用之之意。一旦中書進擬除一臣僚為益漕，凡進，孰例更無改批，但紙尾書可而已，忽持批之“ 差梁適 ”。未幾，又除脩記注，以合格臣僚進之，復批梁適。自後知制誥，至翰林學士，除目凡上，皆批於公，由秘丞至台輔，不十年。

石元懿

石元懿熙載，西洛人，家貧游學，事母以孝聞。嵩陽道中遇一叟，熟視之，稽顙曰：“ 真太平良弼也。吾幼為唐相房玄齡檢書蒼頭，公酷似房公。 ”囑之曰：“ 見子事契相投者，即真主也，善事之。 ”語既訖即滅。後國初，太宗建太寧軍節，公謁之，傾意投，為掌書記，情禮深厚。公長於太宗，間侍樽俎，常以兄呼之，然亦得事上之體，不諂不瀆，故免數入聲斯之辱。迨踐祚，七年為右僕射平章事，卒，太宗幸其第，臨喪哭之哀。謂近侍曰：“ 石某以純正事朕，自府幕至台席，朕窺之無纖瑕類，方此委用，朕不幸也。 ”

戴恩

戴恩為御龍弓箭直都虞候，一日，西蜀進青龍城道觀長壽仙人圖，其本吳道玄之迹。太宗閱之，酷肖戴恩，又恐所見有殊，亟召數班軍校近侍內臣遍示之，曰：“ 汝輩且道此圖似何人。 ”羣合奏曰：“ 似戴恩。 ”上笑而異之，因是擢用，後至建寧遠軍節，舉朝

止呼“戴長壽”。

邢尚書

邢尚書昺，曹州田家子，深曉播殖。真宗每雨雪不時，憂形于色，責曰：“官所定雨澤豐凶之兆，多或不中。”昺因進耒耜歲占三卷，大有稽驗，皆牧童村老，歲月於畎畝間揣占得。咸平二年，置經筵侍讀，首命公為之。昺初應五經，庭試日，升殿講“師”、“比”二卦，取羣經發題。太宗嘉其精博，擢九經第一。真宗晚年，多召於禁寢，從容延對。忽一日，見公衰甚，御袖掩目泫然曰：“宮邸舊僚，淪謝殆盡，存者惟卿爾。”遽密賚銀千兩、縑千疋。昺康裕無恙，果非久感疾，將易簀，車駕臨問，公拖紳整巾，歷敍遭際，上為之流涕。既終，又為之臨喪，惟將相喪疾，方有此幸。

竇偁諫議

竇偁為晉府賓佐，後至左諫議大夫參知政事。僖起居郎，儼文甚高，皆有集在秘閣。偁亦有文，為晉府記室。賈琰為判官，每諸王宗室宴集，琰必怡聲下氣，動息褒讚，誚辭捷給，偁叱之曰：“賈氏子，何巧言令色之甚？獨不懼於心邪！”太宗甚怒，白太祖，斥出為經州節判。後即位，思之，召為樞密直學士，數月參政，中謝語之曰：“汝知何以及此？”偁曰：“陛下以臣往年霸府遭逢所至耳。”上曰：“不然，以卿嘗面折賈琰，故任卿左右，思聞直言耳。”見楊文公談苑。

李文正

至道元年燈夕，太宗御樓，時李文正昉以司空致仕於家，上亟以安輿就其宅召至，賜坐於御樓之側，敷對明爽，精力康勁。上親酌御樽飲之，選餚核之精者賜焉。謂近侍曰：“昉可謂善人君子也，事朕兩入中書，未嘗有傷人害物之事，宜其今日所享也。”又從容語及平日藩邸唱和之事。公遽離席，歷歷口誦御詩七十餘篇，一句不遺。上謂曰：“何記之精耶？”公奏曰：“言不敢妄。臣自得謝，每晨起盥櫛，坐於道室，焚香誦詩，每一詩日誦一遍，間或卻誦道佛書。”上喜曰：“朕亦以卿詩別笥貯之，每愛卿翰墨也。楷字，老來筆力在否？”公對曰：“臣素不善書，皆豚犬宗訥所寫爾。”上即令以六品正官與之，遂除國子監丞。見玉壺清話。

唐質肅

潭州一巨賈，私藏蚌胎，為關吏所搜，盡籍之，皆南海明珠蚌胎也。在仕無不垂涎而愛之，太守而下，輕其估，悉自售焉。唐質肅公介時以言事謫潭倅，分珠獄發，奏方入，仁宗預料，謂近侍曰：“唐介必不肯買。”案具，奏覆，上覽之，果然。真所謂知臣莫若君也。

趙韓王

太祖時，趙韓王普為相，車駕因出，忽幸其第。時兩浙錢俶方遣使致書，及海物十瓶於韓王，在左廡下，會車駕至，倉卒出迎，不及屏也。上顧見，問何物，韓王以實對。上曰：“此海物必佳。”即命啟之，皆滿貯瓜子金也。韓王皇恐，頓首謝曰：“臣未發書，實不知；若知之，當奏聞而卻之。”上笑曰：“但取之無慮。彼謂國家事皆由汝書生耳。”因命韓王謝而受之，韓王東京宅，皆用此金所修也。

又

太祖初登極時，杜太后尚康寧，常與上議軍國事，猶呼趙普為書記。嘗撫勞之，曰：“趙書記且為盡心，吾兒未更事也。”太祖寵待趙韓王如左右手，御史中丞雷德驤劾奏普強市人第宅，聚斂財賄，上怒叱之，曰：“鼎鑊尚有耳，汝不聞趙普吾之社稷臣乎？”命左右曳於庭數匝，徐使復冠，召升殿，曰：“今後不宜爾，且赦汝，勿令外人知也。”

王光祿

光祿卿王濟，刑部詳覆官，屢上封章。是時，道置提舉茶鹽酒稅一官，朝廷因令訪察民間事，吏之能否，甚重其選。會京西道闕官，太宗問左右，刑部有好言者，為誰？左右以濟對，上即以授之。

寇員外

太宗時，寇準為員外郎，忤上旨，拂衣起，欲入禁中，準手引上衣，令復坐，決其事，然後退，上由是嘉之。太宗器重準，嘗曰：“朕得寇準，猶唐文皇之得魏鄭公也。”準為虞部員外郎，言事召對稱旨。太宗謂宰相曰：“朕欲擢用寇準，當授以何官？”宰相

請用為開封府推官，上怒曰：“此官豈所以待準者邪？”宰相請用為樞密直學士，上沉思良久，曰：“且使為此官可也。”

李尚書

李穆，字孟雍，陽武人，幼沉謹，恩厚好學，聞酸棗王昭素先生善易，往師之。昭素喜其開敏，謂人曰：“觀李生材能器度，佗日必為卿相。”昭素先時著易論三十三篇，秘不傳人，至是盡以授穆，穆由是知名，舉進士，翰林學士徐台符知貢舉，擢之上第，除郢州軍事判官，遷汝州防禦判官。周世宗即位，求文學之士，或薦穆，擢拜右拾遺。太祖登極，遷殿中侍御史，屢奉使偽國。平蜀之初，通判洋州，又通判陜州，坐有罪，復免一官。久之，召為中允，尋以左拾遺知制誥。太宗即位，累遷至中書舍人，宰相盧多遜得罪，穆與坐以同年登進士第，降授司封員外郎。上惜其材，尋命之考校貢院。及御試進士，上見其顏色憔悴，憐之，復以為中書舍人，職任皆如故。尋命知開封府事，有能名，遂擢參知政事。穆性至孝，母病累年，惡暑而畏風，穆身扶侍起居，能適其志，或通夕不寐，未嘗有倦惰之色。母卒，哀毀過人，朝命起復，固辭，不得已視事，然終不飲酒食肉，未終喪而卒，年五十七。上甚惜之，謂宰相曰：“李穆，國之良臣，奄爾淪沒，非穆之不幸，乃國之不幸也。”贈工部尚書。

馮元　孫奭

馮元、孫奭，以儒素稱，諸科及第，數上直諫。真宗末，侍東宮。天聖初，皆為侍講勸學。十年，奭固請去不已，乃遷禮部尚書，知兗州。上宴太清樓下以餞之，已詔兩制三館餞於秘閣，奭辭以亟行，詔遷追餞席於瑞聖園。先是，言兩制者，中丞不預。王隨時為中丞，恥之，曰：“朝廷盛事也，吾不可以不預。”上疏請行，詔許之。上又賜御書以寵之，卒於兗州。元性微吝，判國子監公讌，自以其家所賜酒充事，而取其直以歸，以此少之。無子，死之日，家貲鉅萬。